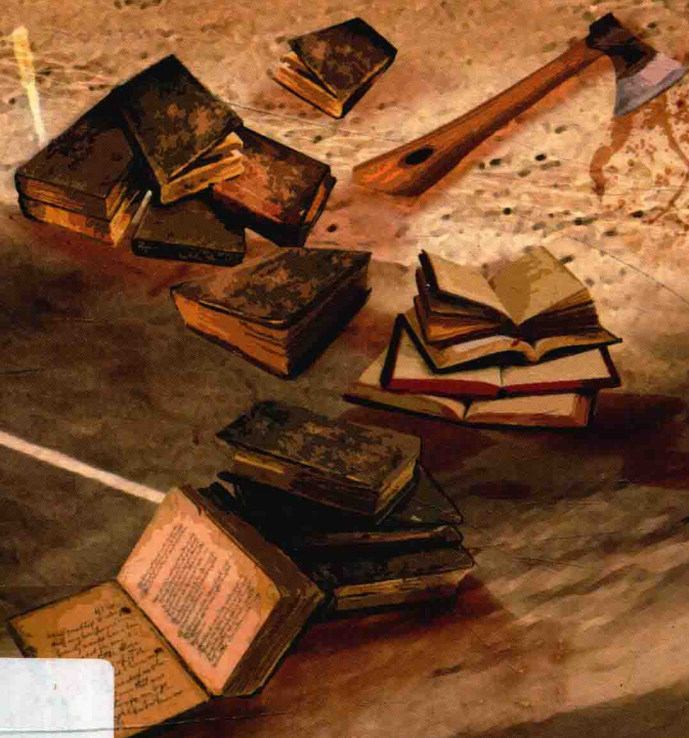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梅赛德斯先生”三部曲 ②

先到先得

FINDERS [美] **斯蒂芬·金** 著 路旦俊 译
KEEPERS STEPHEN KING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“梅赛德斯先生”三部曲 ②

先到先得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 路旦俊 译

FINDERS
STEPHEN KING KEEPERS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1162

FINDERS KEEPERS

by **Stephen King**

Copyright © 2015 by Stephen K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,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 2017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先到先得/(美)斯蒂芬·金著;路旦俊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“梅赛德斯先生”三部曲)

ISBN 978-7-02-012760-3

I. ①先… II. ①斯… ②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9930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
责任编辑 卜艳冰 张玉贞 任战
封面设计 陈晔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数 360 千字
开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张 13.5
版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12760-3
定价 5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思念约翰·D. 麦克唐纳

只有下到地狱，才能重新认识人生真谛。

——约瑟夫·坎贝尔

狗屎并非就是狗屎。

——吉米·戈尔德

目 录

第一部 掩埋的宝藏 /1

第二部 老伙计 /133

第三部 彼得和狼 /241

后续 /403

作者的话 /423

/

第一部 掩埋的宝藏

1978年

“天才，醒醒。”

罗思坦不想醒来。梦中的一切太好了。他梦见了自己的第一位妻子，还是他们结婚前的模样，芳龄十七，从头到脚冰清玉洁，赤裸的身子闪烁着迷人的光泽。他和她都赤身裸体。他十九岁，指甲缝里有油渍，但她不介意，至少当时不介意，因为他满脑子都是梦想，而这才是她在乎的。她比他更加相信那些美梦，当然她这样做是对的。她在梦中大笑着，伸手去抓他身上最容易抓住的那个部分。他想往后退缩，但一只手开始摇晃他的肩膀，梦境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。

他不再是十九岁，也不再居住在新泽西州的两居室公寓中。此刻的他差六个月八十岁，居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农场里，并且已经立下遗嘱，死后将他安葬在那里。卧室里有人，脸上都蒙着滑雪面罩，一个红色，一个蓝色，一个鲜黄色。他看到了，试图相信这只是另一个梦——就像有时候那样，美梦会变成噩梦——但那只手松开他的胳膊，抓住他的肩膀，将他拽到了地上。脑袋撞到地上时，他痛得大叫了一声。

“住手，”戴黄色面罩的人说，“你想把他弄晕？”

“快来看，”戴红色面罩的家伙说，“这老家伙下面硬邦邦的，肯定是在做美梦。”

戴蓝色面罩的家伙一直在摇晃罗思坦。他说：“只是撒尿引起的。到了他们这个年纪，什么都没法让他们再勃起。我爷爷——”

“别说了，”黄色面罩说，“谁管你爷爷怎么着啊。”

罗思坦有些头晕目眩，尚未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，但他知道自己遇到了麻烦。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词：入室行窃。他抬头望着

逐渐在卧室里清晰起来的三个人，上了年纪的脑袋疼痛不已（由于一直在服用血液稀释药，脑袋的右侧肯定会有一大块淤青），他的心脏壁已经薄到了危险的地步，而他的心脏此刻正怦怦跳动，撞击着左胸腔。三个人低头望着他，他们手上戴着手套，身上穿着格子图案的秋天夹克，头上蒙着吓人的套头露眼帽。入室行窃的家伙，而他现在与镇子相距五英里。

罗思坦尽可能集中思绪，驱散睡意，同时安慰自己，目前的局面至少有一点不算太糟：既然他们不想让他看到他们的脸，那他们可能不会要他的命。

或许吧。

“先生们。”他说。

戴黄面罩的家伙笑着向他竖起拇指：“很好的开始，天才。”

罗思坦点点头，仿佛有人在恭维他。他瞥了一眼床头钟，看到现在是凌晨两点一刻，然后转过头来望着戴黄面罩的家伙，因为后者可能是三个人的头儿。“我没有多少钱，你们尽管拿去，只要你们走的时候别伤害我。”

外面狂风大作，卷起的秋叶拍打着西墙。罗思坦意识到，屋里的壁炉今天第一次点燃。刚刚不还是夏天吗？

“据我们所知，你不是没有多少钱。”说话的是戴红面罩的家伙。

“嘘！”戴黄面罩的家伙将手伸给罗思坦，“站起来，大天才。”

罗思坦握住伸过来的手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坐到床上。他大口喘着气，对于自己的尊容再清楚不过（自我意识既是他这辈子的祸根，也是他这辈子的幸运）：一个老头，身穿松松垮垮的蓝色睡衣，光秃秃的脑袋只有耳朵上方还剩下几簇白发。这就是那位名作家现在的形象，他在约翰·肯尼迪当总统那年登上了《时代》周刊的封面：约翰·罗思坦，美国避世隐居的天才。

醒醒，天才。

“先喘口气。”戴黄面罩的家伙说。他说话的语气似乎很关心罗思坦，但罗思坦并不相信他。“然后，我们去卧室，正常人都在卧室里谈事。不着急，先平静一下。”

罗思坦慢慢深吸了几口气，心脏稍稍舒坦了一点。他试着去想佩吉，乳房只有茶杯那么大（小但很完美），却有着光滑的长腿，可是梦境已经如同佩吉一样成为了往事。如今的她只是一个干瘪丑老太婆，住在巴黎，用的还是他的钱。至少约兰德——他对婚姻幸福的第二次尝试——已经死了，因而他不用再付赡养费。

红面罩走出卧室，罗思坦随即便听到从书房里传来了翻箱倒柜的响声。有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。抽屉打开后又关上了。

“好一点了吗？”黄面罩问。见罗思坦点了点头，便又加了一句：“那么过来吧。”

罗思坦被带进了不大的客厅，护送他的左边是蓝面罩，右边是黄面罩。书房里的翻找活动仍在继续。不一会儿，红面罩打开壁橱，将两件外套和三件毛衣推到后边，露出了保险箱。这是必然的事。

好吧。只要他们留下那些笔记本。他们干吗要拿走笔记本呢？这类暴徒感兴趣的只是钱，比《阁楼》杂志中的书信难一点的东西他们可能都看不懂。

只是他吃不准戴着黄色面罩的那个人。听他说话的口气，他像是受过教育。

客厅里的灯全都亮着，窗帘也没有拉下来。如果有哪位邻居还没有睡觉，一定想知道这位老作家的家里在发生什么事……只是他没有近邻。离他最近的邻居也在两英里之外的干道旁。他既没有朋友，也没有访客。偶尔光顾这里的推销员也被打发走了。罗思坦只是那个脾气古怪的老家伙，那位退休的作家，那位隐士。只要他交税，就无人会打搅他。

蓝面罩和黄面罩将他带到安乐椅前，对面是他很少打开的电视。见他没有立刻坐下来，蓝面罩将他推到了安乐椅中。

“轻点！”黄面罩厉声说，蓝面罩后退了几步，嘴里嘟嘟哝哝的。好吧，黄面罩是头儿，是领头犬。

黄面罩穿了条灯芯绒裤子。他双手搁在膝盖上，俯身盯着罗思坦说：“想不想喝点什么，平静一下？”

“如果你是指喝酒，那我二十年前就戒了。这是医生的命令。”

“对你来说是件好事。是参加了什么戒酒讨论会吗？”

“我本来就不是酒鬼。”罗思坦有点恼怒。在这种局面中感到恼怒真是疯了……是吗？深更半夜被戴着不同颜色面罩的人从床上拉出来，天知道应该如何反应。他想知道自己该如何描述这一场景，却没有任何思路；他没有写过这种情况。“大家都以为二十世纪的白人男作家个个嗜酒如命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”黄面罩说，那语气仿佛是在安慰坏脾气的孩子，“要水吗？”

“不要，谢谢。我只想要你们三个人离开这里，所以我要和你们实话实说。”他不知道黄面罩是否明白人类交谈最基本的规则：如果有人声称他要实话实说，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中，这个人准会谎话连篇。“我的钱包在卧室的梳妆台上，里面有八十多美元。壁炉架上有一个瓷壶……”

他用手一指，蓝面罩转身朝那里望去，但是黄面罩没有回头，而是继续盯着罗思坦，面罩背后的那双眼睛流露出被逗乐的神情。罗思坦想，这不管用；但他还是继续说下去。他现在已经睡意全无，既害怕又愤怒，不过他知道自己不该流露出来。

“……里面有钱，是给做家务的人留的，有五六十美元吧。家里的钱就这么多，你们拿上以后就走吧。”

“该死的骗子，”蓝面罩说，“你的钱可比这多多了。我们知道。相信我。”

仿佛这是一出舞台剧，而这句台词就是他的提示，书房传来了红面罩的喊叫声：“有了！我找到了一个保险箱！很大！”

罗思坦早就知道戴红面罩的家伙一定会找到保险箱，但现在他还是心一沉。把现金放在家里真是愚蠢，这样做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欢信用卡、支票、股票和过户文件，而这些恰恰是将人们与美国泛滥、最终有害的欠债消费机器捆绑在一起的诱惑锁链。不过，现金或许可以救他一命。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可那一百五十本笔记如果没了，那就完了。

“密码是多少？”蓝面罩戴着手套的手打了个响指，“说出来吧。”

罗思坦怒不可遏，差一点拒绝了。约兰德曾经说过，发怒伴随了他一辈子（“大概在摇篮里就是这德行。”她说），可是他现在又累又怕，如果他再推三阻四，他们会动手打他，逼他说出来。他的心脏病甚至会再次发作，而这肯定会要了他的命。

“如果我说出密码，你们能保证拿上钱之后就走吗？”

“罗思坦先生，”黄面罩说，语气中的善意似乎是真诚的，因而显得很怪异，“你现在没有资格讨价还价。弗雷迪，把包拿过来。”

蓝面罩，也就是弗雷迪，从厨房门出去时，罗思坦感到一丝凉风吹了进来。黄面罩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，但罗思坦对他的笑容厌恶至极，还有他那通红的嘴唇。

“好了，天才，说吧。早说早完事。”

罗思坦叹了口气，说出了书房壁橱里嘉达尔保险箱的密码。“左3转两圈，右31转两圈，左18转一圈，右99转一圈，然后复位到零。”

面罩后面的红嘴唇张得更大，露出了牙齿，说道：“我应该猜到的，那是你的出生日期。”

黄面罩大声将密码报给了壁橱里的那个人，罗思坦做了一番推理，尽管这些推理让他感到很不安。蓝面罩和红面罩是为钱而来的，黄面罩可能会拿走属于他的那一份，但罗思坦相信这个一直称呼他为天才的家伙的主要目标不是金钱。仿佛是要加重他的这份怀疑，蓝面罩走了回来，又带进来外面的一阵凉风。他拿来了四个滚筒包，左、

右肩膀上各背着两个。

“听我说，”罗思坦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蓝面罩说，“不要。保险箱里除了钱之外，没有东西值得你们拿走。其余的只是我随便乱写的东西，但是对我很重要。”

书房里传来了红面罩的叫声：“我的上帝啊，莫里！我们撞大运了！天哪，里面有一吨的现钱！还都装在银行的纸袋里！有几十个呢！”

罗思坦本可以告诉他，至少有六十个，或许多达八十个，每个里面装着四百美元。我那位在纽约的私人会计阿诺德·阿贝尔寄来支票，珍妮将支票兑现后，装在现金袋里带回来，然而我再将它们放进保险箱。只是我很少用钱，因为大笔账单都由阿诺德在纽约支付。我时不时地会给珍妮一点小费，也会在圣诞节给邮差小费，但除此之外，我很少动用这些钱。多年来一直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阿诺德从来没有问过我把钱用到哪里去了。他或许认为我有一两个应召女郎，或者去罗金汉姆赌钱输掉了。

他本可以告诉那位戴黄面罩的家伙（他们叫他莫里），下面这件事才有点滑稽：我从未问过自己这是为什么，就像我从未问过自己为什么一本接一本地将那些笔记本写满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。

他本可以将这些事情说出来，却没有吭声，不是因为黄面罩不会明白，而是因为他知道红嘴唇上挂着的笑容已经表明他可能会明白的。

而且不在乎。

“里面还有什么？”黄面罩大声问，他的眼睛仍然死死盯着罗思坦的眼睛，“有箱子吗？装手稿的箱子？大小如我告诉过你的？”

“没有箱子，只有笔记本，”红面罩说，“这该死的保险箱里装满了笔记本。”

黄面罩笑了，仍然死死盯着罗思坦的眼睛：“是手写的吗？天才，你不用打字机吗？”

“求你了，”罗思坦说，“别把它们拿走，里面的素材不能让人看到，都还没有完稿。”

“依我看，永远完不了了。怎么说呢，你只是个大守财奴。”那双眼睛里闪烁的光芒——罗思坦认为那是爱尔兰人眼睛特有的闪烁光芒——此刻已荡然无存。“嗨，好像你不需要再出版任何作品了，对吗？至少没有经济动力。反正你有《逃亡者》的版税，还有《逃亡者在行动》和那本《逃亡者放慢脚步》。大名鼎鼎的吉米·戈尔德三部曲，从来没有绝版过。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所有大学都在拿这些书当教材。这要归功于文学老师们的策划，他们认为你和索尔·贝娄^①同样出类拔萃。你有一大帮大学生读者，他们不得不读你的作品，还不得不买你的书。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对吗？干吗还要冒险出书，让自己的金字招牌有可能多一条凹痕？你可以躲在这里，假装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存在。”黄面罩摇摇头，“我的朋友，你让人对便秘型人格有了全新的理解。”

蓝面罩还在门口晃荡：“莫里，要我干什么？”

“到柯蒂斯那里去，把能装的都装上。要是那些包装不下所有笔记本，那就四处找找。即使像他这样窝在柜子里的老鼠，至少也会有一个手提箱。别浪费时间数钱，我想尽快离开这里。”

“好吧。”蓝面罩——弗雷迪——走了出去。

“别这样。”罗思坦说。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，他也吓了一跳。他虽然有时会忘记自己多大年纪，但今晚没有。

名叫莫里的那个家伙向他探过身，灰绿色的眼睛从黄色面罩的眼孔中凝视着他。“我想知道一些事。只要你说实话，我们或许会留下那些笔记本。你愿意对我说实话吗，天才？”

“我尽量吧，”罗思坦说，“你听我说，我从来不自称是天才，那是《时代》周刊对我的称呼。”

① 索尔·贝娄 (Saul Bellow, 1915—2005)，美籍犹太作家，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，代表作有《奥吉·马奇历险记》《赫索格》《赛姆勒先生的行星》等。

“但我打赌你也从来没有给他们写信提出抗议。”

罗思坦没有作声。他在想，狗杂种，聪明的狗杂种。你什么都不留下，是不是？我说什么根本不重要。

“我想知道的是，你究竟为什么不能不再去打扰吉米·戈尔德？你究竟为什么非要丢尽脸面？”

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意料，罗思坦起初不明白莫里在说什么，尽管吉米·戈尔德是他笔下最为人们熟知的人物，也是后人会记住他的人物（假定后人还会记得他的话）。将罗思坦称作“天才”的同一期《时代》周刊，将吉米·戈尔德称作“一个富庶国度中绝望的美国偶像”。虽然这一评论纯属一派胡言，却让他的作品销售一空。

“如果你是想说我应该《逃亡者》出版后就收笔，你不是唯一持这个观点的人。”但也差不多了，他完全可以补充一句。《逃亡者在行动》巩固了他作为美国重要作家的声誉，而《逃亡者放慢脚步》是他生涯的顶点：佳评如潮，连续六十二周上了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。还有国家图书奖——不是因为他亲临现场接受图书奖，而是因为颁奖词称这三部曲为“美国战后的《伊利亚特》^①”。

“我并不是说《逃亡者》出版后你就应该封笔，”莫里说，“《逃亡者在行动》同样精彩，甚至更出色。这两本书真实可信。可是最后一本书，伙计，纯粹是瞎胡闹。是在打广告吗？我是说，那是在打广告吗？”

黄面罩接下来干的事让罗思坦感到窒息，也让他的心往下一沉。他若有所思地慢慢扯掉了黄色面罩，展现在罗思坦面前的是一个年轻人，有着典型的波士顿爱尔兰相貌：红头发，绿眼睛，白皙的皮肤永远只会被太阳灼伤，但不会变得黝黑。还有那怪异的红嘴唇。

“房子在郊区？私家车道上停着福特牌轿车？老婆和两个小孩？”

①《伊利亚特》(Iliad)：古希腊史诗，主要叙述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，相传为荷马所作。

人人事业发达，这就是你想说的？人人都被人毒害？”

“在那些笔记本里……”

他想说，那些笔记本里还有两部以吉米·戈尔德为主人公的小说，构成整个系列。在其中第一部小说中，吉米·戈尔德意识到郊区生活的空虚，便丢下了自己的家庭、工作以及他在康涅狄格州舒适的家。他一路步行离开，只拿了一个背包，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带。他成为了中年版的辍学孩子，否定自己那物欲横流的家庭，周末在纽约市喝醉后四处漫游，最后决定参军。

“在那些笔记本里什么？”莫里问，“好了，天才，说说看。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将他打倒后，再在他的后脑勺上踩一脚。”

罗思坦想告诉他，吉米·戈尔德在《逃亡者西行》中回归自我，他的本我。只是黄面罩此刻已经露出了他的脸，并且从格子呢夹克的右前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手枪。他显得很悲伤。

“你创造出了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，然后再给他泼脏水。”莫里说，“一个人如果干出这种事，那么他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”

莫里将枪口对准了罗思坦，枪口像一只漆黑的眼睛。

罗思坦伸出一根手指，由于关节炎的缘故，手指肿胀粗糙。他将手指对准莫里，仿佛那就是他的手枪。看到莫里眨了一下眼睛，微微退缩了一点，他很是得意。“别向我兜售你那狗屁文学评论，早在你来到这个世上之前，我的耳朵就听出老茧了。你究竟多大了？二十二岁？二十三岁？你对生活理解多少？更不用说文学了。”

“足以知道并非人人事业发达。”看到那双爱尔兰眼睛噙着泪水，罗思坦大为惊讶。“别跟我谈人生，尤其是在你躲避这个世界二十年之后。你就像个躲在洞里的耗子。”

这种老生常谈的批评——你怎么敢离开荣誉榜？——让罗思坦勃然大怒——佩吉和约兰德再熟悉不过的那种扔玻璃杯、砸家具的怒火。他很高兴。与其在奉承和哀求中死去，还不如在狂怒中离开人世。

“你打算怎样把我的作品变成现钱？这一点你想过吗？我估计你